

Shakespeare Collection



莎士比亚戏剧集

暴风雨·冬天的故事

(英)威廉·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

莎 士 比 亚 戏 剧 集

75



暴风雨·冬天的故事

(英)威廉·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 万卷出版公司

© (英) 威廉·莎士比亚 201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暴风雨·冬天的故事 / (英) 莎士比亚著 ; 朱生豪
译. — 沈阳 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4. 10
(莎士比亚戏剧集)
ISBN 978-7-5470-3190-2

I. ①暴… II. ①莎… ②朱… III. ①剧本—作品集
—英国—中世纪 IV. ①I561.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96358号

暴风雨·冬天的故事

责任编辑	姜艳波
出 版 者	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
联系电话	024-23284090 010-57454988
经 销	各地新华书店发行
印 刷	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4年10月第1版
印 次	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	155mm×220mm
印 张	12
字 数	140千字
书 号	978-7-5470-3190-2
定 价	23.80元

丛书所有文字插图版式之版权归出版者所有 任何翻印必追究法律责任
常年法律顾问: 徐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90 010-57262357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。联系电话: 010-57262361



Shakespeare Collection

莎士比亚戏剧集

暴风雨·冬天的故事

(英)威廉·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 万卷出版公司

目 录

暴风雨	1
冬天的故事	127

目 录

暴风雨	1
冬天的故事	127

暴风雨



剧中人物

阿隆佐 那不勒斯王

西巴斯辛 阿隆佐之弟

普洛斯彼罗 旧米兰公爵

安东尼奥 普洛斯彼罗之弟，篡位者

腓迪南 那不勒斯王子

贡柴罗 正直的老大臣

阿德里安 }
弗兰西斯 } 侍臣

凯列班 野性而丑怪的奴隶

特林鸠罗 弄臣

斯丹法诺 酗酒的膳夫

船长

水手长

众水手

米兰达 普洛斯彼罗之女

爱丽儿 缥缈的精灵

伊里斯	}	由精灵们扮演
刻瑞斯		
朱 诺		
众水仙女		
众刈禾人		
其他侍候普洛斯彼罗的精灵们		

地点

海船上；岛上

暴风雨

第一幕

第一场 在海中的一只船上。 暴风雨和雷电

船长及水手长上。

船长 老大！

水手长 有，船长。什么事？

船长 好，对水手们说：出力，手脚麻利点儿，否则我们要触礁啦。出力，出力！（下。）

众水手上。

水手长 喂，弟兄们！出力，出力，弟兄们！赶快，赶快！把中桅帆收起！留心着船长的哨子。——尽你吹着怎么大的风，只要船儿掉得转头，就让你去吹吧！

阿隆佐、西巴斯辛、安东尼奥、腓迪南、贡柴罗及余

人等上。

阿隆佐 好水手长，小心哪。船长在哪里？放出勇气来！

水手长 我劳驾你们，请到下面去。

安东尼奥 老大，船长在哪里？

水手长 你没听见他吗？你们妨碍了我们的工作。好好地待在舱里吧；你们简直是跟风浪一起来和我们作对。

贡柴罗 哎，大哥，别发脾气呀！

水手长 你叫这个海不要发脾气吧。走开！这些波涛哪里管得了什么国王不国王？到舱里去，安静些！别跟我们麻烦。

贡柴罗 好，但是请记住这船上载的是什么人。

水手长 随便什么人我都不放在心上，我只管我自个儿。你是个堂堂枢密大臣，要是你有本事命令风浪静下来，叫眼前大家都平安，那么我们愿意从此不再干这拉帆收缆的营生了。把你的威权用出来吧！要是你不能，那么还是谢谢天老爷让你活得这么长久，赶快钻进你的舱里去，等待着万一会来的恶运吧！——出力啊，好弟兄们！——快给我走开！（下。）

贡柴罗 这家伙给我很大的安慰。我觉得他脸上一点没有命该淹死的记号，他的相貌活是一副要上绞架的神气。慈悲的运命之神啊，不要放过了他的绞刑啊！让绞死他的绳索作为我们的锚缆，因为我们的锚缆全然抵不住风暴！如果他不是命该绞死的，那么我们就倒楣了！（与众人同下。）

水手长重上。

水手长 把中桅放下来！赶快！再低些，再低些！把大桅横帆张起来试试看。（内呼声）遭瘟的，喊得这么响！连风暴的

声音和我们的号令部被压得听不见了——

西巴斯辛、安东尼奥、贡柴罗重上。

水手长 又来了？你们到这儿来干么？我们大家放了手，一起淹死了好不好？你们想要淹死是不是？

西巴斯辛 愿你喉咙里长起个痘疮来吧，你这大喊大叫、出口伤人、没有心肝的狗东西！

水手长 那么你来干一下，好不好？

安东尼奥 该死的贱狗！你这下流的、骄横的、喧哗的东西，我们才不像你那样害怕淹死哩！

贡柴罗 我担保他一定不会淹死，虽然这船不比果壳更坚牢，水漏得像一个浪狂的娘儿们一样。

水手长 紧紧靠着风行驶！扯起两面大帆来！把船向海洋开出去；避开陆地。

众水手浑身淋湿上。

众水手 完了！完了！求求上天吧！求求上天吧！什么都完了！（下。）

水手长 怎么，我们非淹死不可吗？

贡柴罗 王上和王子在那里祈祷了。让我们跟他们一起祈祷吧，大家的情形都一样。

西巴斯辛 我真按捺不住我的怒火。

安东尼奥 我们的生命全然被醉汉们在作弄着。——这个大嘴巴的恶徒！但愿你倘使淹死的话，十次的波涛冲打你的尸体！^①

^①当时英国海盗被判绞刑后，在海边执行；尸体须经海潮冲打三次后，才许收殓。

贡柴罗 他总要被绞死的，即使每一滴水都发誓不同意，而是要声势汹汹地把他一口吞下去。

幕内嘈杂的呼声 —— “可怜我们吧！” —— “我们遭难了！我们遭难了！” —— “再会吧，我的妻子！我的孩儿！” —— “再会吧，兄弟！” —— “我们遭难了！我们遭难了！我们遭难了！” ——

安东尼奥 让我们大家跟王上一起沉没吧！（下。）

西巴斯辛 让我们去和他作别一下。（下。）

贡柴罗 现在我真愿意用千顷的海水来换得一亩荒地；草莽荆棘，什么都好。照上天的旨意行事吧！但是我倒宁愿死在陆地上，（下。）

第二场 岛上。普洛斯彼罗 所居洞室之前

普洛斯彼罗及米兰达上。

米兰达 亲爱的父亲，假如你曾经用你的法术使狂暴的海水兴起这场风浪，请你使它们平息了吧！天空似乎要倒下发臭的沥青来，但海水腾涌到天的脸上，把火焰浇熄了。唉！我瞧着那些受难的人们，我也和他们同样受难；这样一只壮丽的船，里面一定载着好些尊贵的人，一下子便撞得粉碎！啊，那呼号的声音一直打进我的心坎。可怜的人们，他们死了！要是我是一个有权力的神，我一定要叫海沉进地中，不让它把这只好船和它所载着的人们一起这样吞

没了。

普洛斯彼罗 安静些，不要惊骇！告诉你那仁慈的心，一点灾祸都不会发生。

米兰达 唉，不幸的日子！

普洛斯彼罗 不要紧的。凡我所做的事，无非是为你打算，我的宝贝！我的女儿！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，也不知道我从什么地方来；你也不会想到我是一个比普洛斯彼罗——一所十分寒伦的洞窟的主人，你的微贱的父亲——更出色的人物。

米兰达 我从来不曾想到要知道得更多一些。

普洛斯彼罗 现在是我该更详细地告诉你一些事情的时候了。帮我把我的法衣脱去。好，（放下法衣）躺在那里吧，我的法术！——揩干你的眼睛，安心吧！这场凄惨的沉舟的景象，使你的同情心如此激动，我曾经借着我的法术的力量非常妥善地预先安排好；你听见他们呼号，看见他们沉没，但这船里没有一个人会送命，即使随便什么人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失。坐下来；你必须知道得更详细一些。

米兰达 你总是刚要开始告诉我我是什么人，便突然住了口，对于我的徒然的探问的回答，只是一句“且慢，时机还没有到”。

普洛斯彼罗 时机现在已经到了，就在这一分钟它要叫你撑开你的耳朵。乖乖地听着吧。你能不能记得在我们来到这里之前的一个时候？我想你不会记得，因为那时你还不过三岁。

米兰达 我当然记得，父亲。

普洛斯彼罗 你怎么会记得？什么房屋？或是什么人？把留在你

脑中的随便什么印象告诉我吧。

米兰达 那是很遥远的事了，它不像是记忆所证明的事实，倒更像是一个梦。不是曾经有四五个妇人服侍过我吗？

普洛斯彼罗 是的，而且还不止此数呢，米兰达，但是这怎么会留在你的脑中呢？你在过去时光的幽暗的深渊里，还看不看得见其余的影子？要是你记得在你未来这里以前的情形，也许你也能记得你怎样会到这里来。

米兰达 但是我不记得了。

普洛斯彼罗 十二年之前，米兰达，十二年之前，你的父亲是米兰的公爵，并且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国君。

米兰达 父亲，你不是我的父亲吗？

普洛斯彼罗 你的母亲是一位贤德的妇人，她说你是我的女儿；你的父亲是米兰的公爵，他的唯一的嗣息就是你，一位堂堂的郡主。

米兰达 天啊！我们是遭到了什么样的奸谋才离开那里的呢？还是那算是幸运一桩？

普洛斯彼罗 都是，都是，我的孩儿。如你所说的，因为遭到了奸谋，我们才离开了那里，因为幸运，我们才飘流到此。

米兰达 唉！想到我给你的种种劳心焦虑，真使我心里难过得很，只是我记不得了——请再讲下去吧。

普洛斯彼罗 我的弟弟，就是你的叔父，名叫安东尼奥。听好，世上真有这样奸恶的兄弟！除了你之外，他就是我在世上最爱的人了；我把国事都托付他管理。那时候米兰在列邦中称雄，普洛斯彼罗也是最出名的公爵，威名远播，在学问艺术上更是一时无双。我因为专心研究，便把政治放到

我弟弟的肩上，对于自己的国事不闻不问，只管沉溺在魔法的研究中。你那坏心肠的叔父——你在不在听我？

米兰达 我在聚精会神地听着，父亲。

普洛斯彼罗 学会了怎样接受或驳斥臣民的诉愿，谁应当拔擢，谁因为升迁太快而应当贬抑，把我手下的人重新封叙，迁调的迁调，改用的改用；大权在握，使国中所有的人心都要听从他的喜恶。他简直成为一株常春藤，掩蔽了我参天的巨干，而吸收去我的精华。——你不在听吗？

米兰达 啊，好父亲！我在听着。

普洛斯彼罗 听好。我这样遗弃了俗务，在幽居生活中修养我的德性；除了生活过于孤寂之外，我这门学问真可说胜过世上所称道的一切事业；谁知这却引起了我那恶弟的毒心。我给与他的无限大的信托，正像善良的父母产出刁顽的儿女来一样，得到的酬报只是他的同样无限大的欺诈。他这样做了一国之主，不但握有我的岁入的财源，更僭用我的权力从事搜括。像一个说谎的人自己相信自己的欺骗一样，他俨然以为自己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公爵。处于代理者的位置上，他用一切的威权铺张着外表上的庄严；他的野心于是逐渐旺盛起来——你在不在听我？

米兰达 你的故事，父亲，能把聋子都治好呢。

普洛斯彼罗 作为代理公爵的他，和他所代理的公爵之间，还横隔着一重屏障，他自然希望撤除这重屏障，使自己成为米兰大权独揽的主人翁。我呢，一个可怜的人，书斋便是我广大的公国，他以为我已没有能力处理政事。因为一心觊觎着大位，他便和那不勒斯王协谋，甘愿每年进贡臣服，

把他自己的冠冕俯伏在他人的王冠之前。唉，可怜的米兰！一个从来不曾向别人低首下心过的邦国，这回却遭到了可耻的卑屈！

米兰达 天哪！

普洛斯彼罗 听我告诉你他所缔结的条款，以及此后发生的事情，然后再告诉我那算不算得是一个好兄弟。

米兰达 我不敢冒渎我的可敬的祖母，然而美德的娘亲有时却会生出不肖的儿子来。

普洛斯彼罗 现在要说到这条约了。这位那不勒斯王因为跟我有根深蒂固的仇恨，答应了我弟弟的要求，那就是说，以称臣纳贡——我也不知要纳多少贡金——作为交换的条件，他当立刻把我和属于我的人撵出国境，而把大好的米兰和一切荣衔权益，全部赏给我的弟弟。因此在命中注定的某夜，不义之师被召集起来，安东尼奥打开了米兰的国门；在寂静的深宵，阴谋的执行者便把我和哭泣着的你赶走。

米兰达 唉，可叹！我已记不起那时我是怎样哭法，但我现在愿意再哭泣一番。这是一件想起来太叫人伤心的事。

普洛斯彼罗 你再听我讲下去，我便要叫你明白眼前这一回事情，否则这故事便是一点不相干的了。

米兰达 为什么那时他们不杀害我们呢？

普洛斯彼罗 问得不错，孩子，谁听了我的故事都会发生这个疑问。亲爱的，他们没有这胆量，因为我的人民十分爱戴我，而且他们也不敢在这事情上留下太重大的污迹；他们希图用比较清白的颜色掩饰去他们的毒心。一句话，他们把我